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目錄卷之六十五

江西吉安府三

劉敬

周叙

羅瑋

李湘

李圭

劉實

廖莊

康榮

蕭鎡

蕭維禎

吳節

李紹

曾翬

王鑑

李茂

劉定之

陳文

劉觀

劉儼

羅如壙

王槩

劉孜

彭時

劉宣

劉敷

馬聰

馬體乾

伍希淵

羅慶同

李宗拭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十五

江西吉安府三

劉敬

劉敬字子欽吉水人自少嗜學研覃經傳矻矻不休落筆爲文動有思致儕輩推服刻苦自勵永樂癸未以書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第一廷試登會祭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敬在選中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日讀中秘書以增益其學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燕閒之項上親臨問時

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者甚至朝野
之人竦然謂上作新人才以大興文治士君子曠世
奇遇交口歆豔不置敬與同升之士人人感奮夙夜
淬勵以圖報稱 仁宗昭皇帝嗣位命廷臣凡經術
之士謫居戍伍者舉任教官祭時爲翰林學士以敬
應詔起爲臨江新淦縣學訓導教有師法生徒多所
造就歷聘福建湖廣應天鄉試去取精當物論帖然
無譁歲滿力請致仕以歸常時足跡未嘗入公府惟
干政體及表賢勵俗卽入言之守貳皆見聽用晚而
文思不衰四方有來求者應之不倦人遂所欲而去

達之懷老而不改其度故舊交門生尊酒相歡意
豁如也卒前一日出應賓客笑語如平時是夕漏下
四鼓奄然而逝生以洪武戊申十月四日壽八十有
八

周敘

周敘字功敘吉水人生而岐嶷十一歲有燈下客圍
碁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馬華山西之句衆咸
異之永樂間以壁經中江西鄉試榜會試廷試皆實
前列入翰林爲庶吉士承命作黃鸚鵡賦大見稱
賞未幾陞翰林編修母病上章乞歸省仁宗念以

愛親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封母氏有司援例以
父爵崇不宜授乃陳母老疾狀辭甚切遂獲所請舉
修 太宗 仁宗皇帝實錄及君臣故事書成陞翰
林修撰復修 宣廟實錄正統初命司春闈考取得
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
其盛首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早上疏言
敬天恤民雖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
南嶽致澍雨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
學士修宋遼金史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志唐詩類
編應 詔言時政六事復言謹始安邦八事 英宗

皇帝正大位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其意以爲
天子建中和之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
於是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 上嘉納其誠批答褒
美敘亦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金陵有
妖婦身著紋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
丞賀者接踵敘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
賀耶嘗謁冶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宋忠襄楊
公等四神座列寘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
處之卑下如此也捐貲爲倡構祠令道士主祀事親
爲之記其先世嘗有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爲正統遼

金附書者敘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
諸朝詔許其自修敘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
厭

羅瑋

羅瑋字宗器吉水人汝敬之孫賢而有文以蔭補大
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尋
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擢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清
慎有善政初居母喪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
白犬主哀亦哀主息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
來周旋塋次與犬狎而不害孝子病而廬卧所杖竹

倚壁生枝葉一白鴉爲鳩鳴久而不去及將禪再
異夢越三日廬火有毒蟲死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
華生於原他日在福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其所感
亦異矣

李湘

李湘字永懷泰和人少端重謹飭嗜學入鄉校從師
授春秋經業成上北京太學永樂中選治刑都察院
以才能稱擢東平知州斷斷以持已愛民爲務常祿
外非其義一無所苟取而勤于公旦暮治事不少休
視民如子非甚悖不輒施笞罰徭役必驗力厚薄民

皆悅服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雨溢數爲民
患奏發民丁築隄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曠
多蕪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歉賑貸咸有備前守
得罪去後以宥復擢用召還民懷之不置羣訴于朝
請復任從之 車駕北征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
運道遠多死亡湘率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
歸在東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
陞懷慶知府懷慶有兵衛素挾勢厲民湘隨事裁制
不動聲氣而兵帖然不敢以肆郡人以安年五十七

卒

李圭

李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縣
清和縣小而當衝要官船餽道赴北京者日相銜後
夫動以千計前之爲縣者不能辦言于朝得沐陽五
百人爲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圭請以清河人
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焉官
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爲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夫
有寒餓死者圭命各爲牌書其目納于主者收放以
牌爲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忿
圭爲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于大牌篤實者掌

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
丕變宣德中歲旱民艱食飛蝗蔽天圭禱于城隍神
而蝗不入境滿九年陞知蘄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詣
闕乞畱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
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圭爲奏之詔覈實
以還民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爲
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圭曰以八人償一牛可矜也
言之 上六人得免死留守衛卒有姬泰者自福建
還挾重貲爲同舟所害過縣以病死告冀得公文以
自掩飾圭疑不予使人廉得實發其奸舟人皆伏法

縣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爲期皆自赴有爭訟者以理論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凡九年視民如子淮水屢漲淮民絕粒圭亦屢請于上官願及時賑濟若俟奏報民殍盡淮民賴其惠歲饑民無以輸稅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鬻兒女以應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民兒女皆得完以薦知處州進耆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城北閒地數十畝爲義塚葬遺骸年六十三卒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實意且得之竟爲同知金華在金華三年不携妻子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悉爲修葺鄭義門合巹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爲疏乞免其役擢順天府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實擢南雄知府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之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

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
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食粗衣敝欲
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
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居恒善著書
尤長于春秋中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爲人清強
甘心貧窶彭文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
矩利誘不回勢惕不沮蓋實錄也

廖 莊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幼時卓犖不凡弱冠舉江西鄉
試中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工科給事中十年擢刑

科都給事中。正統六年陝西饑，命往賑，之率以便宜從事，全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士奇當國，家人有不律者，率同列抗章論其不職，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八年擢大理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左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朝謁南宮及加恩禮於憲廟，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上皇臨朝遣使冊命於邠邶歲時令朝臣謁賀於東廊恩禮隆洽羣下感動今上皇臨南內問安侍養大典曠闕是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

講明義理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本以繫天下之心
由是忤旨留中不出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挺於廷幾
死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輿曳就道天順元年英
廟復位召還爲大理寺左少卿時母服未闋聞外艱
遂以情自陳 命賜祭營葬蓋特恩也服闋調南京
大理寺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京刑部
成化改元御史有言莊於朝者遂引咎請老 上獨
知故斥不聽而遷刑部左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莊
益竭誠奉職踰年以疾不起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莊
爲人直易表裏坦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

面折已則釋然雖間爲深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
廣廷大義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稱藉甚四方想
聞其丰采然不子子爲異飭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
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於鄉里故舊營護拯拔極
其力之所至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無一食不對
賓客旣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乃笑曰
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沒
之日無以爲斂鬻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鄉之仕於
朝者相與哀助假貸以佐之河東文清薛公謂莊於
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真知言哉

康榮

康榮字孟嘉泰和人少勤學雖貧志操卓然宣德中舉賢良爲廣西按察知事言行不苟勤於職務按察使謝瑾及寮佐皆賢之瑾嘗語人吾輩以友道待孟嘉未嘗以屬而孟嘉事其上官皆謹施於下吏者亦咸見敬愛三載考最刑部尚書魏公前未識孟嘉採諸輿論薦爲監察御史益明法意究大體用刑能恕而致勤夙夜操行益嚴不肯枉道徇物嘗巡按浙西歲餘人皆稱其嚴而不察公而有體得憲體之正都御史陳智怙勢騁私昵邪讐正或導孟嘉孟少枉以

取容孟嘉曰彼所爲若是將不自容何能容人無幾智及其素昵者皆以罪罷黜如孟嘉言孟嘉爲人和厚坦易廉潔公正與物無競其卒士君子皆嗟悼之年四十有八

蕭 鎡

蕭鎡字孟勤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初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績學以備官僚旣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于文華殿取二十人鎡爲首通前二十

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三年與修宜廟實錄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鎡代陞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陽城故事景皇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景帝幸學命坐講鎡講書經臯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尋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鎡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況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上已立沂王爲皇子鎡因天變上疏指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

志通鑑剛目續編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景帝不豫太監興安詔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陳循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鎡鎡曰旣退不可再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英廟復立削鎡爲民退居八年築別墅于南臯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于家

蕭維禎

蕭維禎廬陵人初名兆以字行宣德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正統初有旨汰冗官維禎在遣尚書魏原奏

留之嘗錄囚直隸等處全活甚衆未幾陞郎中又陞
大理寺寺丞扈 駕北征土木師潰維禎得亡歸時
潰卒多未復者有令過期不首罪之維禎言方今人
心洵洵招徠之猶恐不至若反罪之是逼其歸路也
從之是年冬陞少卿明年進卿尚寶丞楊壽榘死家
奴刑部坐以死維禎曰殺奴而死則殺平人者何以
加之遂得釋壬申加太子少保明年陞都察院右都
御史 英廟復辟調南京遂陞南京刑部尚書已而
調兵部叅贊守備機務成化元年以病致仕尋卒賜
祭葬如例謚文昭維禎精敏強毅有才幹讀書通大

畧其掌憲度尤持重僚屬敬憚之叅贊留務鎮靜知大體爲時所稱

吳節

吳節字汝儉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秩滿陞侍讀景泰初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滿九載加從三品祿上初卽位修英廟實錄以節嘗預修宣廟實錄知典故召爲副總裁旣至改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書成進本寺卿兼官如故未幾丁母憂賜祭葬服除詣闕謝恩遂乞致仕時年已七十餘旣請家居十餘年卒年八十五計聞遣官祭

葬節爲人平易質直信人不疑爲文如其爲人初治
春秋與同學劉球齊名又同入翰林學春秋者多師
二人而節之徒尤衆後進宗之安福春秋遂炫於天
下其爲祭酒承陳敬宗之後敬宗師道嚴甚節矯之
以寬士類多悅服云

李紹

李紹字克述安福縣人自幼失怙有立志年二十領
宣德丙午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觀刑部政是歲奉
使雲南歸遇宣帝銳意儲才合臨御以來三科拔
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優禮

給賜一循永樂甲辰之典仍 賜御製詩以示勉勵

乙卯 英宗皇帝嗣位擢翰林檢討與修 宣廟實

錄戊午書成 賜白金文綺加祿秩并賜宴西苑已

未以剩員 賜歸鄉里期年大學士楊士奇卧病

英宗遣內官詢人才舉紹等五人以對召復任克經

筵官丙寅丁內艱已巳服闋之官踰月滿九載陞修

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於土木朝士多遣家南

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庚午景泰紀元

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經局洗馬兼

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

推服尋奉 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爲文禱於
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丙子預修寰宇通志成 賜
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
改尚寶司卿兼侍講尋掌院事冬陞學士 賜二品
金織衣戊寅奉 命與諸學士更番侍講讀於文華
殿陞禮部右侍郎及卽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勦舉
酬曰天選侍郎也蓋以前此倖進者多 旨授故云
已權貴不平伺間譖其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
德選何以聲音爲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
舉翰林二人未用乃請命兼領之 上謂王翱曰禮

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與同列曰我不知
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已卯夏四月賜諸大臣

遊西苑且命內臣陪宴盡歡中有醉失儀者紹執禮
益恭謹歸復爲文記之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慎密
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却之弗顧甲申一憲

宗卽位令翰林纂修英廟實錄命爲副總裁越二
年成化丙戌疾上章力求解任上察其誠許之疾

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之曰疾愈矣何不出耶紹曰
吾老矣出將何爲辛卯春國子祭酒爲其屬所搆去
姚夔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必得學行老成有

名望如李紹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例起爲祭酒
疏入 上卽日降勅遣人乘傳促之命未及門而卒
紹體貌豐偉識見明敏刻苦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
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
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構求之故
積書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爲
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叅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
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
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於學者獎掖
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

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德如此平居以經濟自任居史館二十五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苟典禮八年一以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焉

曾翬

曾翬字時升泰和縣人幼穎敏嗜學宣德壬子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第二名廷對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奉部檄往陝西治永興王葬事規畫有方事竣如期藩臬故舊饋送悉拒不受歸謁少師楊文貞極加獎慰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治獄證逮訊鞫務求

其情老于法家者自以爲不及丁父憂去服闋改刑部浙江司正統七年海寇作亂沿海衛所多以無備僨事 英廟命戶部侍郎焦公宏往飭兵備焦公奏以輦從行凡將士有罪者悉屬治之而守戰方畧惟言是用及還焦公語朝士大夫曰曾主事有猷有爲可大用也文貞聞焦公言亟欲薦擢會薨不果九年陞陝西司員外郎大司寇金公濂以諸司奏牘浩穰僉與之獄有關權貴者諸司或踟躕不敢治金公常以屬之無所左右惟斷以法由是賢聲益著秦府誣奏巡撫都御史陳僖敏公私於樂婦朝論疑駭乃逮

樂人治之立得其情遂劾奏者妄而白僖敏之誣尋
陞湖廣司郎中時有例方面有缺命大臣各舉所
知時何文淵爲吏部侍郎薦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
廣西租賦多逋徵督苛急民不堪戎伍逃亡而冒支
糧餉如故乃稽逋租之籍諭令漸輸戎伍實數停其
冒給由是邊儲漸克思明土官知府黃錄與都指揮
黃鉉族兄弟也鉉殺錄父子詐言爲盜所殺獄久不
決奏臺檄會勘鉉以黃金二十斤賄請緩其獄輦拒
不納具奏其罪會鉉以陰謀得脫且徵用之衆爲危
之不動太平府與交趾鄰永樂中運鹽以餉征交之

師及兵罷鹽留太平者歲撥民丁看守民苦之輦曰
樹已生於鹽屯消耗多矣柰何猶累守者邪具奏以
鹽折俸而罷遣守者民皆歡呼丁郭淑人憂去服闋
改河南時清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輦以共事歎
曰兵民異籍豈可誣也有可辯者取爲辯之會言事
者謂天下多冤獄請委官審辯河南以屬輦精察詳
審多所平反 英廟復辟來朝因言每歲允軍糧運
至臨清倉復出允軍出納多弊乞改水次交允爲便
上允所請至今行之南陽諸縣多流民衆議一切驅
逐人情洶洶輦曰彼不過避徭役耳急之且變生遂

與巡撫協謀止之衆乃安天順五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所居官署相傳有妖前任者不敢居乃居之不疑既而妻子歿於署衆因勸它徙對曰死生命也妖何能爲山東舊苦塞河之後又洊罹水旱殫心賑恤凡河役所需多方區畫不以煩民曹州奸氓有指民新墾田爲無糧者以獻戚畹部使者檄丈量輦曰舊令許民墾荒永爲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可乎部使者深然之遂止成化元年轉河南左布政使河南人皆喜曰吾父母來矣荆襄盜起念朝廷出師征討必道河南預期命郡縣儲糧餉具芟芻兵至給之民

以不擾歲飢民缺食而賞軍需銀數萬兩公私無所
措乃會計開封倉糧甚多出官糧百餘萬石平價糶
出飢民賴以濟軍賞亦無缺四年陞刑部左侍郎仍
給從二品俸明年 憲廟命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
至則偏歷郡縣問民疾苦考吏治得失庶官以不職
黜者數百人皆服其當所旌異者後皆爲名臣省重
役減官租適奸吏禁刁訟局匠死絕者減其歲造之
額銀場礦地者停其歲輸之課官司冗濫者革之巡
徼當役者增之民皆稱便踰年乃歸中貴怙寵殺人
事覺具奏建治奏 上不報越三日奏下卒從其請

部臺科道皆吐舌以爲難九年自陳老疾致仕既抵家跡不至城府每風日清美徜徉泉石間歌詠以自適巡按藩臬議歲撥皂隸四名送家供役辭不受會
有詔文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歲給半俸有司以告奉例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及得微疾子孫侍者覺稍異問所言笑曰吾今日得正而斃矣誦曾子啓手啓足之言溘然而逝

王鑑

王鑑字欽正吉水人自少端正秀穎篤孝友之行而嗜問學不煩督勵朝夕自進其功宣德壬子以書經

選江西鄉貢第一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
宣廟意有遺才在副榜命廷臣卽文淵閣覆試之得
二十有四人賜冠帶給校官祿令進學國子監而鑑
預焉後三年鑑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
庶吉士爲人簡靜端潔溫恭坦夷論事悉中理所蹈
必由於義其中泊然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濡足勢要
之門公退閉戶闕書以求古人之心間爲詩文自適
所志往還皆詩書行義之士其將易簣也獨以親老
不獲終養自慟卒年三十有六

李茂

李茂字萼茂吉水縣人登正統乙未進士擢大理寺評事已巳陞寺丞景泰初奉勅考察南京百司風采凜然尋陞右少卿又往南京審錄重囚多所平反遂調南京大理寺天順初召赴京進左少卿大祀齋宿于朝房一夕暴病卒命所司諭祭茂持身廉慎斷獄詳明蓋無愧所職云

劉定之

字主靜吉安府永新縣人自幼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作文字定之每私爲之一日病石潭公於床褥間得所泮祀竈文詠桃

漿諸詩大驚異然亦未嘗口許之自是稍以文辭進
然每進輒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進石潭公曰此
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鄉舉正統元年丙
辰會試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四
年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其一曰
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
爲苟且其二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
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曰降胡近處
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
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倣唐制朝官陞

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
七曰守令宜加詳察其八曰宜鋤富恤貧其九曰延
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曰宜遇僧尼奏留中不下十
年秩滿陞侍講十四年己巳北虜犯驛適 景帝登
位定之上十事 上嘉納之景泰三年壬申陞司經
局洗馬時北虜遣使來朝固邀廷臣往報居言職者
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
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
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
爲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儲我以

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
言官之議而亦以定之所言曲盡事理云七年丙子
陞右春坊右庶子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
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選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實
錄充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閣叅預機務明年秋
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定
之明習練達備嘗世故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
計凡處事公正而操履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
命製元宵詩定之據几不停揮頃刻成七言絕句百
首以進其敏速如此惜未究其所施而卒

陳文

陳文字安簡廬陵人文自幼秀拔異常七歲卽知向學說書大義鄉長老莫能難父祖咸喜曰大吾門者其在是乎十五遣游邑庠旣而憲司論秀陞補郡庠弟子員夙夜淬礪學業大進同輩咸讓其能宣德乙卯以詩經中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正統丙辰中禮部會試入對大廷擢第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時翰林三楊公負天下重望目文儀觀偉然遇之甚厚文貞公且爲易其字安固曰安簡云一考最賜勅命進階文林郎卽日奏乞歸省重慶在堂鄉黨榮之辛

西復任癸亥丁外艱去丙寅起復與修五倫書丁卯
有 詔簡翰林之臣才器優等者十人俾進學東閣
蓋期以大用文其一也一日修撰商輅侍班 上諭
學士曹鼎曰商輅着展書宜選一人爲對初選修撰
王玉弗稱旨再選文乃允尋侍經筵與商輅爲偶已
已秩滿陞侍講景泰庚午秋考順天府鄉試去取公
明防範周密輿論稱之辛未少保高穀上疏言文才
識兼優內可居六卿之佐外可任藩臬之正特陞雲
南右布政使雲南地遠民罷每歲供餉貴州勞費尤
甚乃畫策令商賈代輸而增值以給之于是商民兩

便歲省民費十之五所屬課鈔近百萬爲典守侵欺者多卽痛革其弊課以羨溢他如按籍均徭興學勸士葺貢院修地誌與凡益官便民之事靡不興舉逾年政教大行一考滿巡撫僉都御史鄭顒言其政蹟卓異天官請賜誥命示旌勸焉丙子冬入覲至京師丁丑春還會英廟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爲誰其人安在輅曰陳文今任雲南右布政陞廣東左布政使以丁母憂不果赴戍寅驛召授詹事仍食從二品祿乞終制弗允入侍東宮癸未學士呂原萃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

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賢曰已干
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好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
于何地賢默然曰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 上言之
何妨明日賢見如翱言 上乃陞文禮部右侍郎兼
學士叅預機務及文入閣與賢爭事曰吾非汝所屬
也士論短之甲申 英廟上賓 憲宗嗣位一時禮
儀政令皆文與二三大臣裁定以舊恩陞吏部左侍
郎兼職如故是時詔下罷貢獻停造作以及開言路
賑貧養老諸事多文等弼成之尋命同知經筵事纂
修 英廟實錄爲總裁官成化紀元乙酉侍 上祀

南郊耕籍田幸太學屢蒙厚賚三月特陞禮部尚書

兼學士尋進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丙戌三月充廷

試讀卷官逾月奉命持節爲副使冊封賢妃八月冊

封親王復命爲副使俱賜銀幣寶鈔有加丁亥八月

奉命釋奠先師孔子會實錄成陞太子少保兼文淵

閣大學士尚書如故賜宴禮部并賜白金綵幣衣服

鞍馬戊子二月釋奠先師孔子是月晦吏部以文三

載滿聞上遣中使齎賜寶鈔羊酒于家是日遽得

疾上復遣使臨問賜予加厚仍命太醫院官視療

再踰月竟不起年六十四計閩命工部具棺營墳遣

禮部尚書姚夔致祭贈榮祿大夫少傅謚莊靖文爲
人志氣豪邁才識通敏自入翰林雖專文學然于時
政弛張輒能言其當否故每以治才自負人亦以是
稱之無異辭其自方伯入爲官臣職清務簡名其燕
居曰需軒賓客過門輒置酒款延相與賦詩論文談
笑以爲樂比入內閣甚自矜持正色鮮言不少假借
又篤于故舊有在患難者必極力拯之聞有一善必
稱道獎與惟恐其不著惟嫉惡過甚取予太嚴人多
議其剛愎其爲詩文敏妙雄健似其爲人所著有聚
齋稿需軒稿若干卷藏于家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既就傳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率屈其名宿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客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修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

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卧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氏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觀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謁

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輟
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污康齋
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
院之退居曰卧廬學者稱爲卧廬先生

劉儼

劉儼字宜化吉水縣人爲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厲
行父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
爲文必主理雖舉子業耻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
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
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

廷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修五倫書
獲賞賚十一年充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初進侍講
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夫四年與
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十八人爲
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教之六年賜誥命是年修
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目復領之七
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錫賚益厚尋主考京
闈大學士陳循王文之子欲僥倖科名儼持公道落
之遂誣以重罪賴大學士高穀救之獲免 英皇復

位獎用忠良命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尋疾卒於官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早亡仲兄優游文翰間惟儼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其養族人數千指稱無間言凡窘者葬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及上春官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爲記以見志在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折之不少假用是直聲大振訃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勅工部營葬事復遣官諭祭其家享年六十有四

羅如壻

羅如壻字本崇廬陵人自少穎異讀禮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遂學兩經太守陳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壻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爲邑庠生正統七年由鄉貢登進士除行人司行人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壻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與陳文居相比如壻過文曰適與妻子別論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

不幸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編修陳先生文以著吾不朽文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也壻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文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文乃痛哭曰如壻必死無歸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昌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壻及刑部員外某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勉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因以是知土木之役有棄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壻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

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揆擢用如
壙若温然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
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
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
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
年四十六

王 槃

王槃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習
吏事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
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

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
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誣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大
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
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爲明槩獨持明允
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
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商文毅知槩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

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議

劉孜

劉孜字顯孜吉安府萬安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十四年巡按遼東自指揮而下殘虐部曲者洗雪殆盡本年九月也先犯京師攻遼東孜躬督邊將嚴翼抗禦監軍中貴潛與虜通卽劾罷之遼東城堡尚完固而京師洶洶有爲南遷謀者孜持章乞斬言遷者首以安人心議與廷臣合於是遷議遂止景泰四年進山東按察使劾章一上郡守指揮多罷誅

軍民稱快治行爲天下第一天順四年入 覲賜宴
禮部受文綺之賚陞山東左布政使本年入爲右副
都御史巡撫南畿修文襄廢墜之政時松江府有積
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重額久廢不耕稅加於見戶
致奏請召民開佃不論原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者
二斗謂之官租不起科不加耗民驩趨之蕪穢盡闢
不二年見戶加耗皆復舊又歲積羨米二十萬以備
凶荒召佃始於周文襄而成於致立法周密至今行
之松人謂是時秋糧加耗華亭每石始七斗至四斗
五升上海每石始八斗五升至六斗金花銀一兩初

准米三石八斗其後准四石至成化六年皆然又歲積餘米二十萬比荒蕪開闢之效也八年陞南京刑部尚書以嚴率其屬久亦安之成化四年以疾休致歸舟至嚴州富春山而卒

彭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縣人自小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惟奮勵讀書治春秋從叔父憲副彭琉學屬文輒有驚人語琉喜謂他日必爲宗工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尤以公輔期待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及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色詰其誤事之由時舉止殊從容但唯唯謝過人以是服其量已巳秋英廟北狩邸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爲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侍讀景泰元年賜金帶及五品服復上疏力求終制從之三年壬申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仍兼侍讀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拔擢至今感

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鑑第三名是
岳正對曰然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與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
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上方
倚任李賢有事數召面議賢退必謀諸時則竭忠據
理以告之有不可者不肯詭隨初或意相忤久之心
服其諒直語人曰彭時真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誥天下 詔草已進訖
時謂李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
一年兩赦數赦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

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卽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卽行之乙卯四月六日賜時等遊西苑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後苑七月賜時同內閣學士三人及尙書馬昂遊南城俱宴畢而回庚辰春廷試後數日 上召李賢論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柰何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文達與相軋陰中傷之上日李且得罪行專用彭某中貴以語時愕然日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辯其誣語聞文達得釋又河南有衛官頗強橫凌人竟坐以謀反門達煨煉成之時日人可輕殺耶言於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一日病咳上遣太監牛玉視疾牛嘆其居室朴陋入言之上欲爲營第適駕晏不果自甲申正月朔日以後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機如常至初十

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
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
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
理當人心書畢且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
色之旣至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上意亦謂
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欽誦畢皆嘆曰所
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
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下淚牛玉
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時尤悲愴上聞之亦隕涕
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玉出道其詳因

曰 上英偉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 駕遂崩及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合尊 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上表牛亦助其言時曰正統天順初未嘗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時諸人不言

乃作色厲辭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盛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夏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寓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

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爭
幾誤大事爲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
爲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單語深有慙色至營造
山陵時與同僚李賢陳文計曰前日事費周折如此
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
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
武以來制度只雙宮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
議夏太監堅言不可衆顧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
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
驛往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

慰勞之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
規切時政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仍進太子太保兼

又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會 慈寧太后崩 詔大

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 梓宮當合葬裕

陵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其疏引漢文帝合

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

廷百臣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

世之遠亦將有言之豈得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

者乎 上猶重違后母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羣

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
從禮制是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而
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官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
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
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人或召
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叅詳庶權出於 上皆加納之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
四出勢甚張皇時疑此徒服役旣久今忽反必有不
得已者請 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適叅將劉清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

討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
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
退保石城山劉項領兵近山分爲七路圍之有副將
毛忠恃勇輕攻復敗劔京師聞失副將益危懼兵部
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輒請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
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 命已下時欲止之然難於
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放行 上命太監召
兵部於閣下計議兵部程謂事宜急行不可緩時曰
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
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

行程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涼亦不可知何謂圍守
耶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
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
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
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
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畱京軍而
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
已准行矣時聞請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
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
去衆不察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至十

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
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
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
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
傑於獄鞫問得失誅之中外稱快 上喜賜俘奴一
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災皆
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
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倍尅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
私賄估值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
輸而爲奸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踊躍七年十一月彗復見上疏
陳德政之要凡七款 上嘉納之有太監劉永成沒
或言其曾立軍功宜追封爲伯時力爭之或曰自古
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
誰敢違之事遂寢八月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復上
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
陞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後凡七在告 上輒命
醫視疾遣內臣致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
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
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

問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箱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謔諧聲至於論辯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唯恐其不章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常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大

臣間爲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折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或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劉宣

劉宣字紹和安福縣人八歲而孤嘗值家難力學不輟父戍盧龍徒步學于京師正統八年北虜假貢獻圖窺伺宣上疏言虜不可信宜豫爲備後六師失利嘗從武官守天津密贊戎事景泰元年以正軍舉順天鄉試第一人明年登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編修七年修寰宇通志成進修撰天順四年同

考會試六年典順天鄉試士論稱其公明八年充經筵講官成化三年以九載秩滿進春坊右諭德尋以英廟實錄成進右庶子六年進南京太常寺少卿上疏請增置太廟寶座定樂舞生名數圖畫功臣諸廟數事多見采納十七年進本寺卿掌國子監事敎立恩洽士類悅服二十二年召爲吏部右侍郎弘治元年轉左三年進南京工部尚書劾奸弊稽出納償官逋數千而羨倍之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宣性耿介好折人過學士彭華以私怨嗾同鄉給事蕭彥莊誣劾吏部尚書李秉及布政使丘陵孫遇等士論爲之

不平宣聞之躬至華家而數之曰李公等皆正人汝輩駕空排陷誣枉至此其如天理何將來或有謂吾吉安人皆如若等之存心陰險者獨不畏此清議乎宣坐是得罪當道五品侍從轉南京散地然人益以重其爲人矣宣尤熟本朝典故成化初禮部議慶成宴坐序尚書姚夔以問宣宣歷舉舊制某官坐某所夔據奏行之爲文務理勝有冲澹集藏于家

劉敷

劉敷字叔榮永新縣人少孤力學有遠志景泰元年舉順天鄉試辛未第進士授南京貴州道御史嘗於

安慶等處巡江捕盜有錦衣衛官校同差者漁利虐
民卽奏革之采石龍江有劇盜殺掠人設方略捕斬
之南京沐駙馬梅駙馬等府各以奸吏奏許久不決
敷片言折之皆服天順元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湖
湘旱饑常遭尤甚巡撫都御史白圭委以救荒之策
敷悉心區畫活饑民數十萬五年遷貴州按察司副
使成化二年轉湖廣按察使以母喪去位五年服闋
改任福建有盜起海濱敷與憲副何喬新定計直搗
其巢穴而禽獮之六年遷福建左布政使明年述職
於京值彗星見奏疏十有二條皆切時事八年浙江

海潮暴溢漂廬舍溺死人畜無算 憲宗憫之特陞
敷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乃舉周禮荒政宜於時者
推行之昏墊之民數千家皆不至失所浙鎮巨璫席
勢牟利敷鉅束之使不得逞奏革濫受民詞遂著爲
令十年移撫湖廣兼理軍務以荆襄分封日滋營造
民力日屈奏請定制府第大小會計工價多少給領
各府從宜繕修爲便朝議是之遂通天下爲定例有
中貴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乃極言其弊上爲罷之
靖州苗賊作亂 勅敷與總兵官李震等會兵進討
攻破大小賊寨六百餘所生擒斬獲甚衆捷奏進左

副都御史先是荆襄流民爲患旣討平之朝廷圖久
安之策委與右副都御史原傑議處奏設鄖陽府及
行都司以統治之荆襄可久無患十五年以疾致仕
歸二十二年起陞右都御史涖院事具辭 上曰卿
練達老成特茲起用宜勉就職不允所辭 孝皇卽

位復加優禮賜白金文綺至再未幾以人言請老還
鄉弘治五年 詔進階原官一級十年卒于家年八
十二爲人有才性度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
處之綽然雖居倉卒應之裕如故歷官中外焯有聲
績至退處於家作祠堂置祭田合族義興禮讓其治

行多類此

馬聰

馬聰永新縣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山東道御史建言下獄謫處州府推官陞河南叅議卒

馬體乾

馬體乾字自強永新縣人天順元年進士除陝西道御史建言謫靈璧知縣丁憂復除華容縣陞黃州府同知陝西提學僉事疏請終養

伍希淵

伍希淵字孟賢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中決南畿重辟及錄浙江繫囚多所開釋
復薦爲大理寺丞不果有中貴臣銜命讞獄尚書以
下禁莫敢抗執論侃侃麾之不肯退坐是賈怒尋以
誑誤出爲廣州府同知會後山有劇寇承檄與按察
使陶魯分路進捕多所擒獲勾稽軍籍陳便宜二十
事御史爲下列郡行之民相與語曰非伍貳守幾不
可爲郡矣傳聞京師擢知府益自展布嘗相水作陂
堰多積穀爲儲蓄置保忤使民自相扞衛徵科差役
審定丁戶弘治己酉九載考績擢廣東右叅政諸路
習聞淵名皆安其教令不敢犯乙卯遷廣西右布政

僕取道歸省節丁內外憂家居數年謝事不復任年
七十五

羅慶同

羅慶同字嗣慶吉水人洪先曾祖也性寬博易良治
藥劑以給人不計直出繼爲從父後所從父後有三
子同皆爲之畢婚復自割產益之間鄙有以田售者
聞有急卽陰增其直不自言一日天大雪夜半聞扣
戶聲起問之則他境儒生來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
嘆曰夜市藥者多矣率皆急其妻若子未有爲其母
者子容怛然良苦孝矣爲酒饌飲食之儒生出金釧

質藥問母命之乎曰病困不知也慶同曰母病間聞市藥去釧當鬱鬱是益其疾也亟持去手授良藥與之復遣人護之行里中長老有宴集率視其語默進退爲準雖以家難故廢學而淹書史工草書客至飭館授壺矢觴豆依依旬月不能舍蓋篤厚類此比卒顧無多藏獨顧曾孫洪先曰吾不乳子也今八十有二矣復何憾雖然吾所以至此者有道平生未嘗以錙銖故動怒亦未嘗以錙銖故動人怒汝識之遂瞑目而逝

李宗杙

李宗柟字敬甫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爲百空格疏之祠下責之曰汝卽不願學遣汝農願則書百願字宗柟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匹馬做去無靠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己物蓋治心之語也入縣庠嘆息曰先生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迹卽思近來着己以求放心爲宗扁其室曰寤室深潛奧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

諸人日有錄自省致其心之隱微所至與所未至也
取思義怒思懲而兢兢於慎獨曰求放心於朱子格
物之義所謂祭之念慮致之事爲者爲多惜三十二
而卒